

龍泉文史資料

浙江大學龍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續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浙江省龍泉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龍泉文史資料

浙江大學龍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續輯

第九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浙江省龍泉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九〇年一月

写在续辑前面

今年九月，《龙泉文史资料》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五十周年专辑付印和发行后，我们又收到了朱兆祥、袁嗣良、宋晞等许多学长寄来热情洋溢的纪念文章及一些珍贵的资料。为此，我们又荟萃了三十一篇文稿，出版续辑，以表示对求是精神之阐扬，对浙大分校校友的惦念，并飨诸读者。

《专辑》发行后，在社会上起了一定回响，我们不断收到了许多校友、干部和青年学生的来信，敬慕前贤，弘愿未来。信中说：“前师们的艰苦生活和勤学不倦、谆谆教诲，呕心沥血培养人才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前辈们的艰苦学习环境与我们现在是天壤之别，我要从中汲取力量，更奋发学习。”“这里，确无惊心动魄的描杰，也没有慷慨激昂陈词，但她却似数家珍的絮语，更像良师益友的叮咛，在默默之中，使人沉思，使人感奋。”“她为历史提供了资料，为提倡艰苦办学，多出人才提供了借鉴。”……

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民族希望之光，是培养人才之

源，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宋时，就有程门立雪之美谈，这两辑专稿文章中，对艰苦办学、尊师重教、不畏艰难、奋发学习的精神，正是我们当今所应继承和发扬。祖国四化建设更需大量人才，令人欣慰的求是精神仍在鼓舞着当代青年学生奋发前进。

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和青年学子在山城龙泉不畏艰险，奋发直前、努力向学，宣传、播种抗日文化等等给山城人民遗留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光阴荏苒，五十年过去了，龙泉在变化，龙泉在发展，但龙泉教育更需提高，人才更需培养，山区许多资源需要开发。为此，我们希望浙江大学和校友们能与以往一样，仍给龙泉在人力、智力上的支持，使古老的山城更加繁荣。几年来，有些校友非常眷恋和关心山城的建设事业，如毛昭晰教授四年前重访龙泉时，就称“龙泉是他第二故乡”，今年九月，他又来龙泉欣然接受龙泉县政府聘请为“龙泉县青瓷博物馆”名誉馆长，为龙泉的文化和考古事业作出了贡献。因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校友旧地重游，寻踪访友，山城人民竭诚地欢迎你们到来。

编 者

一九九〇年一月

目 录

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续辑

晓沧先生和芳野·····	朱兆祥 (1)
忆山乡旧事·····	袁嗣良 (26)
浙大龙泉分校二年的回忆·····	宋 晞 (37)
芳野与浙大龙泉分校·····	毛昭晰 (43)
点滴回忆·····	戚叔纬 (67)
寻芳踪 忆旧梦·····	葛维堡 (77)
深切的怀念·····	骆正深 (84)
难忘龙泉事 眷恋芳野情·····	田志伟 (87)
龙泉三年·····	吴家顺 (94)
《毛路真日记》摘抄·····	毛昭晰 (100)
浙大龙泉分校史地学会记略·····	倪士毅 (130)
当我当了一任膳食委员的时候·····	朱兆祥 (138)
山居二事·····	朱正仕 (139)
从龙泉到杭州·····	郑国华 (143)
芳野杂忆·····	曹余章 (151)

忆父亲在浙大龙泉分校·····	胡蕴钰 (155)
怀念郑晓沧老师·····	詹士林 (158)
忆郑晓沧教授·····	<u>翁心惠</u> (163)
春风化雨 典型长在·····	张天籁 (167)
忆往事 思芳野·····	潘超霖 (170)
回忆分校片断·····	李少眉 (183)
在浙大龙泉分校生活片断·····	许孝悌 (188)
逃离孤岛 奔赴求是学府·····	葛维型 孔良曼 (194)
往事如烟忆龙泉·····	钟济沧 (199)
老燕怀山巢·····	周瑞芬 (203)
记潘渊老师二三事·····	苏道明 (205)
浙大龙泉分校旧事数则·····	马达远 丁则先 (209)
眷恋——赠石坑垅·····	徐朔方 (213)
难忘的一课·····	季松培 (214)
代简浙大龙泉分校诸同窗·····	王克平 (216)
拾遗补缺 校友寄情·····	严刘枯 (218)
龙泉旧作数首·····	施亚西 (229)
七、八辑勘误表·····	(230)

晓沧先生和芳野

——纪念浙大龙泉分校成立五十周年

朱兆祥

一、芳 野

一想起浙大龙泉分校，就要想到晓沧先生。

最近在电视里连续播放著名美国作家阿尔珂德写的《小妇人》，就更使我强烈地回想起晓沧先生来。还在初中读书的时候，经老师介绍，买了郑先生翻译的同一作者写的三部小说：《小妇人》、《好妻子》和《小男儿》。可惜那时自己年纪太小，还领会不了小说里描写的细腻的感情和蕴含的深刻的寓意，也不会欣赏晓沧先生的优美的译笔。可是我确实能够体会到他是倾注了全部思想感情来笔耕的，特别是小说中的佩斯姑娘之死一定是深深触动了他这位老父亲对于夭亡的三女的哀怀，他在小说的章间特别用纪念“我的佩斯”的诗文作为补白，这种深情强烈地感染了当时童稚的我，甚至到五十五年之后在电视上重睹这段情节时还令我记起晓沧

先生的哀思之深。天下还有这样深情的父亲——我就是这样“认识”晓沧先生的。

我是因为极为偶然的机缘在40年深秋来到龙泉坊下读书的，那时晓沧先生正是浙大龙泉分校的主任，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可以真正的认识了。

我知道晓沧先生非常爱坊下。这个因为叶氏节孝牌坊而得名的山村，竟然成为浙江省最高学府的战时校园之一，也许真的是一种缘份。这个村子处在群峰环绕之中，背负高峻的佛山，林树茂密，到秋天时许多柏树的叶子全红了。村前是一片小谷地，春天到来的时候，垅头流水呜咽，田边白鹭低飞，特别是油菜花香遍了田野，迷人欲醉。这种静谧的田园景色，真是令人神往而永志不忘。最近读到晓沧先生的《栗庐诗集》，更加印证了我对他爱坊下的印象。在他快要离开坊下的43年夏，他写了首五律：

“村路屡萦纡，昏黄抵岭隅。尘间万籁寂，峰顶一星孤。鸟宿高枝隐，萤飞清夜徂。此乡如可住，吾亦爱吾庐。” 依恋之情，掬然可见。他在诗集中多次描绘了坊下的景色，“山深十里绝尘氛”啊，“烟罨群峰真似梦”啊，特别是一些隽永的联句，例如：

“数峰岚翠里，三五白鹇飞。”（回芳野途中）

“天边众峰静，松外一星低。”（筵罢归来路中即景）

“棧转芳田曲，鳬眠渌水湾。”（龙泉遇空袭警报，敌机未至，解除后即景）

“野芳多映日，红树好题诗。”（警报解除后，途中得句，因足成之）

这些都是在归途中对于坊下四周的观察，这简直比我们今天能够设想的还要逼真和美丽。后面二联可能启发了他自己，使他决心想把“坊下”用浙西方言的谐音字“芳野”来代替。

公布这个建议是在1941年的元旦全校师生集会上。那天的集会是在曾家大屋门前的稻场地上，和坊下村里鸡犬之声相闻，田园风味特别浓郁。晓沧先生即景生情，提出来的时候可以把“坊下”改作“芳野”。英文的译名也有了，叫做“The Fair Field”，他说芳野和FAIR音意都相当。我特别注意到他在英译名之前加上了定冠词The。那天，晓沧先生的心情特别好，还译了两句英诗当作春联，向大家祝贺：

“抛却旧年无罣碍，往事等尘埃；

笑指前程须努力，新境又重开。”

也就在同一个会上，胡伦清先生口颂了一副自撰的对联

“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

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

这副对联后来就贴在曾家大屋的屋柱上。下联给予了离乡游子在遍地烽烟和艰难生活中坚持在芳野的魅力。上联包含一个著名教育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办教育的典故，因而不大能够被青年所领悟，实际上是介绍了晓沧先生师法我国古代书院传统，强调学生自学为主，师生关怀问辩，在学院环境中相互薰陶成长的教育思想。芳野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环境。

二、学 生

大概就在41年，1月里，有一天，晓沧先生轻悄悄地在工学院一年级公共教室的门口探首，呼叫崔盛钰和我的名字。我应声而出走到门口。他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两位，还有理学院的冯慈珍，录取了中正奖学金。”对我来说，这个消息犹如范进中举的喜报一样，因为我的所以能够进浙大，是我当时集中在丽水的几个老同学倾囊相助，凑了大概不到100元的钱，才跨进了大学的门槛。而这时的口袋里已经一文不名，而且没有什么希望可以开辟财源。这四百元一年的奖学金就有可能保证无忧地度过四年大学生活，虽然我有点憎恶奖学金的名字，特别是怕中奖以后会加

来什么政治限制。我问郑主任需要办什么手续，他说：“还只是一个电报，什么文件都还没有来，我性急来告诉你们。”他本来可以叫个职员来说一声，或者简单地公布一下，却亲自跑来了。他看上去不大像个主持分校大计的主任，而是一位长者，甚至是一个父亲那样。这样，我们才真正地认识了。在言谈中，他知道我们三个都是宁波府属的人，似乎特别引起了他的兴趣。

晓沧先生是一位教育家，听说是杜威的高足。他身上有浓郁的儒家色彩，又有西方的君子风度。他特别主张谆谆善诱，主张启发开导，从不疾言厉色，和同学亲如家人，我在和他的第一次接触中亲自领略到了。他着意把芳野形成为白鹿洞式的书院，推行导师制，使教授和学生亲密结合起来。他不热心用严厉的规章制度把学生制服，而着眼在创造好的校风，使学生在环境的熏陶中成长。

有一次，他发现学生中在逐渐形成聚餐的风气，同学和导师联络感情，同乡会，同学会，甚至我们几个姓朱的同学还成立了联谊会，都用聚餐方式活动，他就亲自跑到学生中来劝说，为了建立好的校风，他希望这种聚餐风不要再延续下去。

在分校两年，我只看见他发过一次怒，甚至可以说是盛

怒。那是在一次夜自修中，汽油灯突然熄灭了。同学们立刻顿脚鼓躁起来，先喊“谢庆龄”，继喊“打倒沈金相”。沈是郑主任的一位学生，从著名的绍兴中学校长任上被他请来主管训育工作的。灯光重新出现之后，我们发现郑主任已经站在讲台上，用盛怒的口吻说：“刚才好像发生了怪叫声，在大学的讲台上怎么允许这种野蛮的呼喊，这和大学的风度多么不相称！”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激怒过，他的眼睛已经因为盛怒在镜片后面变成三角形了，说完他就气冲冲的走了。过不了十分钟，他又在教室中出现了，这一次是非常和颜悦色的说了一阵，前后态度判若两人。他大概发现刚才的失态有违他的宽容的信条，亲自身体力行地跑来纠正了，这就是晓沧先生。

我很喜欢晓沧先生着意培育的分校的环境，虽然我非常欣赏几位名教授的讲演，听听朱叔麟、郭貽诚、张树森先生的课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但我尤其喜爱自学，喜欢自己思索问题，寒暑假期间无钱回家，我总是用来自学，把下学期的主要功课自修读完了。所以我在平常显得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同学们把我叫做“怪物”。41年夏天，教育部举办了一次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赛。浙闽考区就设在龙泉分校，福建邵武协和大学和丽水英士大学都派了代表团来。晓沧先生对

这次盛典非常高兴，我在校内初选赛中失利，结果晓沧先生却以平时成绩为理由让我参加了数学和国文两门竞赛，这在校中是少有的。国文的题目是“三民主义的真谛”，讨好既非所愿，写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持农工必定不中怀，所以肯定无望。数学题有两道在学习范围之外，那天急中生智，自己创造了偏微分的概念把问题解决了。谁知就靠这点点“发明”，居然占了鳌头。不过这是后话，当时两场下来，懊丧之味可知。晓沧先生却没有考虑到考生的艰辛，为黄官盛典赋诗歌唱，同学中有安徽同学善诗，和主任唱和再三，可惜在“栗庐诗集”中竟找不到痕迹。据他女儿竺英说，浩劫中诗集散失，现存的还是晓沧先生后来背出来的，遗漏当然难免，当时庆典欢娱之情，还历历如绘展现眼前。特别是协和大学男女同学活泼融洽，善于活动。给龙泉分校带来一股生气蓬勃的气氛。那时我内心中也酝酿一股强烈愿望，就是要走向人群。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火热斗争中的伙伴，我感到寂寞和孤单，我必须走向人群。

作为第一步我去参加了外文系潘天民等创办起来的浙大歌咏队，记得练习的第一个歌是冼星海写的曲子：“我们唱着歌，赞美新中国”。在歌咏队里我和潘柏西，孙董夫，袁嗣良等熟悉起来，我们还一起开夜车出了几期壁报，郑主任

是支持同学中的文艺活动的，也没有要求我们到训导处去登记。

我还发起创立了一个天文学习会，这个团体的成立是和晓沧先生的直接倡导分不开的。在现在的《栗庐诗集》中可以发现他不止一次写“峰顶一星孤”，“松外一星低”。还可以再举一例，五律：公毕散值回寓途中。

“粗了公家事，归途聊自娱。孤星耀天末，片月上
云衢。境寂筇声响，风飘树影疏，遥看一灯处，
笑语是吾庐”。

晓沧先生多次提天边孤星，决非偶然，因为这些诗多半写在秋夜归途中，这时在龙泉都能看到南天最亮的明星：天狼星。在一个暑假晚上，我和陈俊元正在操场上观星，晓沧先生扶着手杖走过来了，发现了我们的天文学爱好，他也饶有兴趣地和我们说起星来。那年9月21日，在中国境内可以看到日全食，遗憾的是龙泉恰好在日全食带之外，邻省的浦城则在带内。他示意我们是否组织一个小队伍到浦城去观察日全食，要我们搜集一些资料。龙泉分校图书馆图书太少，他亲自带领我们到邻村浙江图书馆的战时藏书处，取得馆长支持，按目录卡开箱找了一批书，作了个把月的准备。临食期前二、三天，他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浦城。我们这个小

队伍有六、七个人，多是因家乡宁波沦陷无法回家的宁波人。头一天步行到八都，在这个闽浙赣边区的枢纽要镇住了一晚，还在镇上做了一些关于日食预告和破除迷信的宣传。第二天就找到一辆货运卡车搭车来到浦城。在那边我们和陈晓光会合了，他那时住在一个福音堂里，晓沧先生和我们一起到了晓光那里，他住的房子勾起晓沧先生二十多年前生活的回忆，他说：“这房间和我在威斯康辛住的房子真像。”那天我们落实了住所和次日观察日食的地方。

观察点借设在浦城梦笔山上一所师范里，这里原是浦城宿儒真德秀先生的读书草堂，现在只留得断碑残碣了。在那边一排玻璃窗下的过廊里，我们把带去的望远镜、黑玻璃、时表和温度计等一些可怜的仪器布置好了，和晓沧先生一起兴致勃勃地等候日食时刻的来到。遗憾的那天有薄云，我们满心希望薄云会散去，岂知上天负了苦心人，临食前五分钟，来了大片乌云把阳光整个遮没了，使我们丧失了目睹这场动人心魄的全食的机会。天一点一点暗了，山上的鸟雀急忙忙的回巢，最后伸手不见五指。待再明时，山上的乌鸦最先叫着飞出山去了。这便是我们在那年日全食看到的仅有的现象，再加上一张食时温度变化的记录。

虽然是一次终身的遗憾，可是这三、四天的共同生活，

使我们和晓沧先生之间增加了相互的了解。诗人的气质加上他对天文学的爱好，理当会对那天的失望留下好诗来，可是我没在诗集里找到。只有一首我们在归程从八都买船下龙泉的一首七绝：

“白云舒岫欲晴天，桂子香时好放船。

诗思飘来不知处，浪花千叠赴龙泉。”

没有遗憾和失望，而是随着天气放晴的开朗心情，简直和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情绪一样。其实我们那天六、七个人挤在一座小船里，山涧水急，我们几次遇到险情，晓沧先生都是“笑指前程须努力”，领着我们向前看了。

此行的结果是我们观测星象的积极心大大提高了。我和俊元几乎昼夜观测，每天都到半夜。有一次为了观测月掩火星的奇景，我们一直坚持到晨三点。我们和中国天文学会、福建气象局等单位取得了联系，从那边搞来了一些星图，在那时我们已经可以背得周天一千多颗星星的名字。我们感到这种追求和探索的幸福不该由我们独享，就于41年底发起在芳野成立“天文学习会。”来参加的同学很多，新来的一年级同学也有好几位，在他们中我认识了任雨吉、丁懋、王家宠等，我居然从天文这样远离人间烟火的东西里，有可能去实现走向人群的愿望，这是始料未及的。后来任雨吉把天文学

习会带到遵义，又从遵义带到杭州，生命延续了五、六年之久。雨吉至今还保存着天文学习会的一些文件簿册，这也不是当时所能想到的。这里面晓沧先生起了诱导创始的作用，恐怕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也就在那时，我参加了筹建芳野剧团的活动，我不会演戏，就自告奋勇当后台主任，负责布景、服装、道具之属，甚至绘制在城里公演的海报，那时演出了田汉的“烟苇港”和夏衍的“一年间”等救亡话剧，也演了几齣勉强和抗战挂得上钩的京剧，这都是42年初寒假里的事。剧团的发动面较广，把一些活跃的同学甚至有两位职员也卷进来了，文书科里有一位郁嗣兴，饰烟苇港里小秃子，唱一个滑稽的调子：

“小秃子今年吆二呀二十五，

如今还没有，讨老婆。……”

后来他所以得了一个小秃子的雅号。还有我教室里的邻座朱祖培是全才，既演话剧，又演京剧，作了很大的发挥。晓沧先生是很支持戏剧活动的，据说他后来还为剧团写了剧本，不过这已经是我们离开龙泉以后的事。

在我走向人群的“事业”中，我险些闯下了一个大祸。

龙泉分校有一位教三民主义的方先生，据说是中央政治